



他是中科院的一名物理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超级乐迷——

在窦唯新专辑里弹吉他的“摇滚博导”



陈涌海

边走边唱 20 年的物理学大家

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校园里都流行学吉他,一向走文艺路线的北大尤爱此风。1986 年从湖南老家考入北大物理学系的陈涌海也按捺不住,省吃俭用花了两个月饭费买了一把 60 元的“翠鸟”。

原本陈涌海因为父亲在电影院工作,常看电影他就会唱很多歌,这下真的陷入音乐中一发不可收拾。只要一有空,他就与几个爱好音乐的好友坐在未名湖边,在博雅塔下倚着柔和的灯光高歌一曲。后来陈涌海在攻读博士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这项爱好,一帮摇滚青年甚至还组建了一支未名湖乐队,出了一张名为《没有围墙的校园》的唱片。

从 1993 年在圆明园废墟上喝酒时写的第一首歌《废墟》算起,陈涌海“玩”摇滚已经有 20 多年的光景了。当然对于陈涌海来说,主业还是科研,音乐只是放不下的爱好,用来舒缓压力。至于会不会红,他从来没想到。

2011 年,陈涌海一曲《将进酒》很快在网络突破千万的播放量,还因此上过 2012 年的网络春晚。主业研究纳米、量子,闲暇时就带着吉他和歌喉纵横江湖,自此陈涌海获得了

3 月 16 日凌晨,窦唯发布了自己的最新专辑《山水清音图》。对于窦唯的乐迷来说,这张专辑更像一份迟来了 4 年的礼物;而对于科研人士而言,这张专辑中与窦唯合作的一名物理学家也格外引人注目。他叫陈涌海,在窦唯的新专辑中担任吉他手。陈涌海既是毕业于北大的才子,知名的物理学者,中科院半导体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也是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身兼这些名头的他更是一名桀骜不驯的摇滚青年。对他而言,跨界的人生才最有趣。

“摇滚博导”的称号。在《将进酒》视频中,他对面那位打着拍子的老者,是知名的雕塑家、国学大家钱绍武先生,陈涌海唱这首《将进酒》也是因为与钱先生谈古论今一时兴起,而画面恰好被朋友拍下来了而已。

陈涌海也是著作等身的物理学大家,他也说自己在课堂上和实验室里都是一个“无话可说”的科学家。可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无话可说”的科学家在严肃的工作之外,生活的主题竟然是浪漫的诗和摇滚。科研和摇滚对他来说,一个是工作,一个是生活,都需要认真对待。

一个有情怀的“现代李白”

有个媒体朋友对陈涌海说:“你唱《将进酒》的一刻,是李白附体了,要是李白坐在我身边,肯定就是这个样!”

陈涌海天生就像李白,一如是在黄河边伴着水奔声、风嘶声,击节擂鼓高唱《将进酒》的侠客。他们在骨子里都蔑视庸俗,追求自由,决不让世俗礼法束缚自己追求奔跑的灵魂。

一次陈涌海在台上演唱,有观众起哄嫌弃他的湖南方言听不懂。要是一般的歌者怕是要赧赧不安,退下舞台了。陈涌海不是这样,他反倒怒吼观众“听不懂的出去”,吓得起哄的观众坐在台下不敢吱声,一介书生竟然

冠勇如斯。但陈涌海不认为这是一种霸气;真正有霸气的是钱绍武老先生这种人,2 亿家产全都捐给清华了;或是像许汉这种人,有兄弟要去西藏采风,他就倾囊相赠,而我往外借个大钱还得跟媳妇商量。

往外借个大钱都得跟媳妇商量的陈涌海也不是没有过发大财的机会。曾经很多节目邀请他表演,都号称“你有一个梦想,我就帮你实现这个梦想”,但是陈涌海一概拒绝了。

颇有些理想主义情怀的陈涌海也觉得自已有些不容于这个社会了。他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原本火锅飘香的氛围甚佳,但是席上大家聊的无外乎房子、车子、股票,陈涌海有些如坐针毡。他想起李白的一句诗:“雁度秋色远,日静无云时。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他觉得李白还能携友同行,可是我能携谁,探谁呢?

科研和教学是本职工作

当被问起:如果能重新选择,是做音乐人还是科学家?陈涌海说:当然还是搞科研。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主页上是这样介绍他的: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半导体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任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半导体材料物理研究。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基础规划项目和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科院重点项目等十余个科研项目。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百余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十余



项。曾获 2004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先进个人称号、2006 年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9 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1 年度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等奖励和荣誉。

对于陈涌海来说,科研带来的乐趣不比音乐带来的乐趣少。“其实做科研也是有乐趣的,跟玩游戏一样,达到目的时,都会在大脑产生某种让自己感到愉悦兴奋的化学物质,如果是常人难以完成的困难级别,你完成了就能分泌更多这种物质。不然也不会坚持做这行。”

尽管陈涌海形容自己是一个不苟言笑、“无话可说”的老师,学生们都怕他,但是他是真心的关心学生,看到学生走弯路或者浪费时间也是真着急。就像他当年咆哮自己一样咆哮他们:“做不了刀子,也要做刀把子。哪怕做生锈的、钝刀的刀把子,也要跟刀子在一起。”

说到当然就要做到,陈涌海堪称学生们的榜样。他每天 8 点钟到办公室,晚上 6 点钟回家吃饭,休息几个小时,晚上 9 点钟再回到实验室,一般要到 12 点才离开。短暂的一天他不光要忙于自己的实验工作,还要看业内相关的研究论文、学生的汇报材料,而且他还是实验室的负责人,又要担起繁重的行政工作。他玩音乐的时间已经是少了很多。

(来源:中青在线等)

幼儿园阶段就疯狂培训

谁制造了家长的教育恐慌

初中学高中课程、小学读初中课程、学龄前认字过百、入幼儿园前学数字加减……这样的超前学习已经成为大多数孩子的常态。家长一边强调着素质教育,一边对所谓的“减负”措施不屑一顾,拉着自己的孩子“拼命奔跑”。那么,这种恐慌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这种恐慌?



“我不想让女儿‘抢跑’,但更不想‘落单’”

在北京上小学二年级的男孩郑彤,快乐无忧生活的改变在他 5 岁那年。对于上小学,父亲郑书涛早早开始准备,他打算让孩子进一家民办小学,这所小学在他们居住的区域算是“名校”。尽管已经听说过“幼升小”考试的种种故事,但面试场面还是让郑书涛意外——“校园里满是焦躁的家长和表情凝重的孩子,大家排队等着老师叫名字,气氛就像是求职”。令郑书涛庆幸的是,自己“先下手为强”:“彤彤 5 岁还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上了两个教育机构的数学、语文、英语课程,每周各两次课,还有两次钢琴课、一次小提琴课,一周共计 13 次课”。

本应在幼儿园上课的北京女孩梓萱,却出现在了培训班,其中原因很简单——请假了。事实上,在梓萱身边已经有三四个同班同学选择退园。梓萱的父亲徐明对于给孩子报所谓的“启蒙班”或者“学前班”曾经很反感,但用这个中年男人的话来说,“最终还是被洗脑了”。

“我不想让女儿‘抢跑’,但更不想‘落单’。”梓萱的妈妈说,幼儿园一放假,她与相熟的几个家长一起报了名,“报了班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以为给孩子教了 100 多个字已经很多了,没想到与‘启蒙班’的家长一交流,竟然有识字四五百个的孩子。这样的‘学霸’娃娃都在启蒙,像女儿这样的‘白纸’孩子必须得加油

了。”

还有更拼的家长,3 岁的北京女孩芊芊从 1 岁就开始各种课程,从最初的唱歌跳舞做游戏,到两岁开始的右脑开发课程,直至现在的芭蕾、戏剧表演以及英语课程。

“唱歌跳舞是为了让孩子的性格能够开朗一些,右脑开发则是为今后学习习惯以及学习能力打基础,芭蕾这样的则是现在几乎所有小女孩的必修课,体态很重要。”对于另外两门课程,芊芊的妈妈黄小玲说的原因令人瞠目,“很多小学现在都有英文戏剧表演,所以学英语是必须。”今年,芊芊又迎来 3 门新课程:乒乓球和绘画、乐器。接下来,还有击剑、射击、滑冰甚至桥牌等可能等待着芊芊去尝试。

家庭教育综合焦虑症“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看着因为上课已经快被折腾得人仰马翻的孩子和家人,疲于陪读的黄小玲倒是坦白,自嘲已深陷家庭教育综合焦虑症,“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对于黄小玲来说,给孩子报这些培训课程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担心孩子上学以后被嘲笑甚至被抛弃。“前一阵子,好友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就被同班同学‘秒成渣’。原因是同班同学一个双休日要上两小时奥数课,1 小时乒乓球课,两小时英语

课,两小时语文课,而她的女儿只是学学钢琴跳跳舞,顺便在线和外教聊聊天。”

“不可否认,像我好友这样‘被焦虑’的家长不在少数,而疯狂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的家长才是现在的主流”。

“如今,孩子要想去好一点的小学,就要好好准备,因为会有比较高级别的面试,我听说有些超级重点小学的面试已经接近智商测试了。”郑书涛说,面试考语文能力、数学逻辑能力和英语口语,“还会问孩子有什么特长,同时很多重点学校还有家访”。

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王娟证实了家长们种种“耸人听闻”的介绍:“在小学以前学拼音、英语现在已经成为标配,如果不学英语,以后上课根本没有表达的机会以及演出机会。提前学拼音则是因为一年级讲得太快,孩子根本跟不上。”

也正因如此,黄小玲有了这样的反问——“当一个班的孩子大多数都去补习班,你怎敢做‘异类’,让自己的孩子独享‘快乐’!”

谁制造了教育焦虑

早在 2000 年年初,教育部就颁布了严禁中小学利用假期补课的“禁补课令”。如果说学校和在职教师的补课多少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那么,社会上各类补课机构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教育学会在今年 1 月下旬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

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家长在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中的支出规模超 8000 亿元。为何在教育部“禁补课令”强压下,假期培训非但未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不少家长无奈地表示,自己争先恐后将孩子送到校外教育机构,并不是自己不近人情,实在是大环境使然,“赢在起跑线”的理念深入骨髓,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学业竞争不断被提前。黄小玲说:“幼升小是考思维训练,小升初是奥数 and 英语,到了考高中,提前录取的好学校要看证书,这些是学校不教的。你问我为什么焦虑?因为这些逼着我不能不焦虑。”

“事实上,当假期培训班需求旺盛时,纵使校内减负,学生的整体负担仍不会轻下来。因为校外增负会对校内减负的效果。这就要改变从中小学就掐尖、竞争白热化的局面——最近有媒体报道,有家长为学生准备的小升初简历达到 30 多页,着实惊人。改变这种局面,也有赖于中小学阶段升学的按名次排序投档录取的评价选拔体系的改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老问题了,可只要依旧存在,就还有强调去弊布新的必要。”教育学者熊丙奇说。

(来源:《法制日报》赵丽/文)